

身軀若勇國會強：

1930 年至 1933 年間《臺日畫報》中的運動圖像初探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張慈彧

摘要

現代運動概念的出現，是台灣史日治時期的重要面向。殖民政府將體育運動與國民健康兩相結合，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推廣，具體的將近代體育導入台灣社會中；而攝影在這個過程中則擔負著將其視覺化的工作，並藉由傳播媒體建立起現代化的模範。

本文將以 1930 年至 1933 年發行之《臺日畫報》所刊載的運動圖像為研究對象，探討媒體如何編排攝影圖像與當時的物質視覺文化形塑出運動的形象，使作為現代性經驗中休閒娛樂一環的「運動」，同時成為帝國宣傳之利器。

其中文字報導除了記錄運動賽事的結果，也強調運動所體現的文明開化、以及排解煩悶生活的娛樂性；攝影則拍攝了競技選手個人靜止的肖像，也近距離地捕捉競賽中動態的專業身影，相較之下，休閒娛樂的形象大多用群眾表示，也反映運動具備的社群動員成果。編輯部再進一步將不同事件並置，從而使參與群眾轉變為民眾，同時也跨越年齡與性別地將身體從個人轉變為國家所有，藉由運動連結母國與殖民地，塑造國家認同。

關鍵字

現代運動、體育、臺日畫報

前言

現代運動概念的出現，是台灣史日治時期的重要面向；在這之中，攝影擔負著將其視覺化的工作，並隨著傳播媒體建立起現代化的模範。本文嘗試聚焦在此面向，以台灣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所發行的娛樂刊物《臺日グラフ》（下譯為《臺日畫報》）為材料進行探討，初步探索 1930 年代初¹ 的鏡頭如何捕捉運動的身體，媒體又是如何編排攝影圖像與當時的物質視覺文化，進而形塑出運動的形象，並且將運動轉化為國族宣傳之利器。

《臺日畫報》是台灣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於 1930 年至 1937 年所發行之附錄，在時人的眼中屬於大眾娛樂雜誌。²《臺日畫報》的內容大約由攝影照片頁與文字頁各半組成，其中文字頁也常穿插漫畫與黑白照片等圖像資訊。³ 1930 年代《臺灣日日新報》每日約發行三至五萬份，保守推估《臺日畫報》的發行數量應在萬冊以上，⁴ 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視覺媒體。

1920 年代台灣的流行歌謠便已如此歌頌：「運動實在真正好，鍛鍊身體新平和；工課也著認真做，息困行徒過勞。」⁵「此款生活著改良，悽慘過日足可傷；著有運動即會勇，身軀若勇國會強。」標誌著當時社會肯定運動具有調適身心的休閒功能，而個人身體的健壯也使國家得以強盛，顯示出運動發展的重要性。⁶ 運動發展作為現代化的指標，不僅反映新時代的生活型態，更彰顯當時日本母國對於殖民地的建樹內涵。

儘管目前臺灣攝影史的主流研究目光尚未關注體育圖像，歷史學界對於台灣日治時期的運動史領域已經奠定下豐厚的論述根基。現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宏觀地以史料進行分析，梳理各項運動之發展歷程，⁶ 以及體育活動與國家社會政策之

¹ 本文撰寫時受限於資料取得，以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於 2017 年所出版的《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一冊至第六冊對象進行分析，內容涵蓋 1930 年 10 月至 1933 年 12 月。

² 裏川大蕪，〈臺灣雜誌興亡史〉，《臺灣雜誌興亡史》4 期（1935，4），頁 119。

³ 陳怡宏，〈一九三〇年代的娛樂雜誌《臺日畫報》導讀〉，《現存臺日畫報復刻》（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VII。

⁴ 陳怡宏，〈一九三〇年代的娛樂雜誌《臺日畫報》導讀〉，頁 V。

⁵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9），頁 1。

⁶ 例如：和田奈穗實，〈日治時期台北地區的賽馬活動〉（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9）。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2）。邵心平，〈臺灣日治時期網球運動之發展（1895~1945）〉，《大專體育》第 119 期（2012，4），頁 1-8。何涵君，〈日治時期臺灣田徑運動之研究——以全島性賽會為中心〉（碩士論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2011）。鄭人豪，〈日治時期台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2009）。林玟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台北縣：博揚文化，2006）。

間的關聯；⁷ 或者也微觀地從個人日記出發，⁸ 考察當時體育在常民生活中的實踐情形。其中林丁國於 2009 年度出版博士論文〈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對日治時期運動發展進行全面性的考察，包含當時各界人士對於體育運動的觀點、體育組織的人事與經費之運作、台灣選手的專業技術水準與國際競賽表現，以及社會領導階級從事的休閒運動，⁹ 並引用當時的流行歌謠，間接呈現體育與大眾生活的關聯。該文指出體育是在官方強力主導發展與民間配合實施下推廣，帶起全台運動風氣與實力。¹⁰

歷史學研究大多以文字記述作為研究材料，其中林玫君在 2016 年發表的期刊論文〈誰的運動？析論日治時期臺灣的運動雜誌〉從雜誌媒體發行景況切入探討日治時期的運動發展，也特別以雜誌封面為材料，分析視覺圖像如何塑造運動的形象。該文將台灣當時所發行的運動雜誌之題名、內容、價格與同期內地日本的刊物進行比較，指出當時台灣島上雖有多數雜誌出版，但對於運動的專業認知程度仍不及日本，這些雜誌偏向推廣性質且應為在台日人的消遣娛樂；¹¹ 並藉由封面設計中現代符號與熱帶情調，指出運動在台灣獨有的熱帶摩登意象。¹²

林玫君文中提到，他在進行圖像分析的部分，受限於現存的體育雜誌多半以文為主，且針對每期封面都推陳出新以吸引讀者閱讀的也是少數。本文則嘗試以視覺圖像豐富的現存《臺日畫報》為材料，並參考學者 Mike O'Mahony 在著作《攝影與運動》的觀點，¹³ 重新檢視運動在 1930 年代所可能被賦予的其他意涵。

⁷ 例如：江仲文，〈日本時代台灣初、中等學校的體育課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班，2015）。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女子體育講習會〉，《國史館館刊》第 41 期（2014，9），頁 77-132。陳世芳，〈台灣總督府對菲律賓之政策研究——以文化面向為中心(1895-1945)〉（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班，2011）。

⁸ 例如：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農村青年的休閒生活：以〈陸季盈日記〉為例〉，《台灣史研究》25 卷第 2 期（2018，6），頁 145-176。林丁國，〈從日記資料析論日治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運動文化研究》22 期（2013，6），頁 73-118。

⁹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摘要頁。

¹⁰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頁 266。

¹¹ 林玫君，〈誰的運動？析論日治時期臺灣的運動雜誌〉，《臺灣學研究》19 期（2016，1），頁 87。

¹² 林玫君的主要封面分析對象為裏川大蕪於 1935 年發表文章《臺灣雜誌興亡史》中所呈現的 8 本體育雜誌創刊號，以及現存的運動雜誌中《運動と趣味》。文中提到的「熱帶性元素」是指美術設計上的明亮色彩與粗曠線條，而對於熱帶意象的強調，反面突顯了位於溫帶地區的日本內地與西方列強之間的連結與優越性。見林玫君，〈誰的運動？析論日治時期臺灣的運動雜誌〉，頁 70-74。

¹³ O'Mahony 提到，攝影與運動看似兩個獨立的領域，卻恰巧在 1839 年分別誕生和隨之興盛：運動因攝影而擴大為一種文化活動，攝影也在捕捉人體的嘗試中創新技術發明。該書企圖扭轉過往對於運動攝影(sport photography)討論方式，不再聚焦於運動圖像中的明星人物以及活動賽事；並且不將運動攝影狹義定義為專業攝影記者捕捉體育名人的實踐，而是廣泛地探查攝影與運動的關係，檢視視覺媒介是如何報導作為文化活動的運動，從而塑造與改變運動的既有含義。見 Mike O'Mahony, *Photography and Sport*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8), p. 11.

一、運動與摩登

1931 年 3 月發行的《臺日畫報》刊載了「朝日棒球牛奶糖」廣告【圖 1】，它的廣告詞破題如此標誌：「順應時代而誕生的新產品」。實際上，棒球與牛奶糖在台灣早已不是新鮮事。森永牛奶糖自 1915 年開始於台灣銷售，遲至 1927 年已經是遍佈全台的明星產品；¹⁴ 棒球則從 1910 年代中隨著各地區棒球協會的組成而逐漸流行，並從當時全島各大報紙對於棒球報導的即時性與頻繁性來看在 1930 年代來到高峰。¹⁵ 而販售商如此的商品設計以及廣告操作，可能反映了棒球運動的大眾化。

不過若將時間推早一點，看向 1930 年 11 月《臺日畫報》在文字頁中刊載的〈新時代的咖啡店〉【圖 2】，本文提到了咖啡店與棒球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結合——女服務生跳「棒球舞」。同樣提到咖啡店女服務生的文字內容，還有 1931 年 8 月的〈女服務生與藝者的不同〉【圖 3】。該篇文章呈現了作者在海水浴場所見到兩個群體間的有趣差異：咖啡店女服務生與傳統藝妓同樣為女侍，但穿上泳裝所呈現的姿態卻大不相同，藝妓小心的在海邊快步走動且不下水，女服務生則如「馬拉松風格」一般活潑地運動並且下水游泳。該文所附的漫畫插圖更是突顯了兩者之間的差異，藝妓在漫畫家筆下成為年齡較長的群體縮於畫面一角，畫面中中央女服務生則帶著西洋妝容，跨出長腿漫步於沙灘，與後方遠景中敞開笑容划水游泳的人群相互呼應。就此我們能看見由「運動形象」所劃分出的身體，運動與大方展示身體的年輕一輩連結，象徵著「摩登」(modern) 的新時代。

運動成為年輕一輩的象徵，自然也是盛行於年輕一輩之間的風氣。在《臺日畫報》發行的七年之間，〈女人群像〉是少數的固定專欄，以攝影與文字並陳的形式，介紹當時社會中具有政經地位的貴婦與名媛，或者國內外的有名藝人之生平與代表作；其中在 1933 年 6 月的〈女人群像〉專欄【圖 4】，罕見以「溜冰的流行」介紹好萊塢女星間興起的健康美風氣，並且在介紹一位日本國內電影新銳女星時，特別提到她擅長游泳、網球與鋼琴。而「摩登」一詞所隱含的新風潮，自然也與流行時尚無法分離。例如在 1933 年 6 月的一篇文字報導，以〈海的誘惑〉為題，談論泳裝剪裁所展現的背部曲線美。甚至在 1932 年的圖片頁報導中，我們能看見日本體育協會特別將奧運競賽項目的剪影製作為浴衣的紋樣，做為奧運募款集資的商品，歡迎大眾購買從而支持【圖 5】。

運動所象徵的摩登，除了是新舊時代的劃分，以及新時代的風尚潮流之外，

¹⁴ 陳柔縉，《廣告表示：____。老牌子・時髦貨・推銷術，從日本時代廣告看見台灣的摩登生活》(台北：麥田，2015)。

¹⁵ 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頁 388-389。

也隱含著「革新」的意義。以 1931 年 6 月刊登的〈海外新聞〉專欄中【圖 6】，以土耳其女子學童於室內從事體操的攝影照片，介紹土耳其女性權力的提升；短文中提到畫面中各色人種的「斷髮」女童，而且當地女性為了爭取離婚的權力上街奔走。這樣的文字敘述，也與臺灣 1930 年代流行歌中將「現代」概念用「摩登」與「毛斷」等詞彙來表述相符；¹⁶ 然而特殊之處在於，流行歌中通常會以舞蹈來呈現新時代的動態，展現都市生活中愛情、金情、人情的快速流動。¹⁷ 《臺日畫報》編輯部在此顯然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該幅照片中，土耳其女學童從事體操的身體呈現靜態，而不同於同一篇專欄中在介紹另外兩位運動選手時以快速地抓拍照片作為呈現，對稱的構圖更賦予畫面沉穩的效果，藉由體操為革新的新時代增添了穩健的力道。

二、運動與休閒

在《臺日畫報》所刊登的海外新聞中提到的體育報導，除了介紹海外運動選手的肖像與世界紀錄排名，也常刊登西洋人穿著戲服從事運動的趣味報導。例如 1931 年 11 月的報導中【圖 7】，南加州大學該年度的首場橄欖球比賽上，一名選手穿著特洛伊戰士的服裝，位於身穿專業裝備的持球選手之後進行守備；報導文字提到選手藉此展現了古代英雄勇於戰爭的形象，但攝影照片中卻呈現出持球選手的專心神情，以及扮裝選手的歡樂姿態之間的對比。同樣在 1933 年 2 月的海外新聞中【圖 8】，該報導標題為〈奇怪的裝扮〉，照片裡著名的男中音聲樂家裝扮為十字軍騎士從事網球運動，他的身體相較於身旁女性跳起揮拍的姿態，畫面中聲樂家穿著盔甲且眉頭深鎖舉起網球拍的身形更顯笨重而引人發笑。這樣的操作為具有文明開化形象的運動，再添了一筆趣味的休閒氛圍。

實際上，休閒生活也是現代化為社會帶來的改變。從西方歷史看來，休閒生活之所以誕生是因為經濟重心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社會而導致的日常作息變革，而國家在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除了要出面協調工人與資本家在薪資與休閒時間的定奪，為勞動大眾提供娛樂場所也成為國家社會政策的重要環節。¹⁸ 但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至 1940 年代由於戰爭需求才進行工業化的經濟變革，對於運動的吸收主要是透過殖民政府的教育體制傳入，政治與文化的影響比起經濟因素更為關鍵。¹⁹

隨著教育系統的建立以及體育協會的推動，1930 年代運動在臺灣人的認知

¹⁶ 黃裕元，〈日治時期台灣唱片之流行歌研究兼論 1930 年的流行文化與社會〉（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2011 年），頁 260。

¹⁷ 黃裕元，〈日治時期台灣唱片之流行歌研究兼論 1930 年的流行文化與社會〉，頁 226。

¹⁸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頁 146。

¹⁹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47。

中已經有很明確的專業化樣貌，而不同於 1910 年代雜誌《運動與興趣》發行時所展現的知識系統的游移與不明確的內涵。²⁰ 但在 1930 年 10 月的〈女子運動〉專題中【圖 9】，我們卻能在看見從事射箭、高爾夫、游泳與網球的女子選手動態的身姿之餘，同時看見其中穿插著一名女性在花圃中與植栽的靜態合影。該攝影的文字部分介紹該位女子的家世背景以及開朗明亮的個性，並輕快地寫到「整理花園也是運動的一種對吧」，標誌著時人心中運動未曾減弱的娛樂性。

儘管運動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選手所屬的專業競技，《臺日畫報》中也不乏大眾運動的身影，例如群眾在海水浴場上踏浪消暑【圖 10】、山中郊遊踏青【圖 11】、運動會的趣味競賽中遊戲的群像與人潮【圖 12】。此外，大眾也能藉由觀賽從旁體會運動的樂趣。《臺日畫報》中對於運動賽事的報導所刊載的攝影圖像，也常捕捉觀眾席的身影。例如 1931 年 6 月的〈台灣球界新王者〉的賽事報導中【圖 13】，編輯部挑選了五張攝影照片象徵整場比賽的進行，五張照片分別為記分板、頒獎儀式、勝利團體合照、勝方投手奮力投球的姿態，以及觀眾席旁專注的目光。而《臺日畫報》也早在 1930 年 11 月的文字頁中，為抒發觀賞球賽無來由的沉浸於緊張與狂喜的文章〈棒球狂熱時代〉，搭配上一幅觀眾席的攝影圖像【圖 14】；展現了觀眾席上延伸到遠景的人潮，以及一名激動站起的女性，照片中近景的球迷們臉上都展現著歡喜的神情。

三、運動與國族團結

《臺日畫報》1932 年 7 月的專題〈由西向東〉【圖 15】中，共以四幅圖像展現群眾的熱情參與。其中二幅是關於日本隊將前往參加洛杉磯奧運，碼頭上群眾舉起國旗的熱烈送行；而另外兩幅則是滿州國少女使節抵達東京的儀式，以及滿州國少女使節與日本少女使節的合照。如此編輯手法，隱約透過攝影編排與文字報導的偏重，在報導國家隊出行儀式的同時，加強了日本母國與各個殖民地之間的連結。

實際上在盛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中，休閒活動也是社會動員的重要管道。²¹ 若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有如慶典一般的運動會也是聚集了校園師生、地方仕紳與官方領導的重要集會。臺灣總督府在 1924 年也呼應日本內地文部省²² 政策，將每年 11 月 3 日訂為全國體育紀念日，從其實施要點可以推論體育活動在日治時期是屬於教育的一環，並且呼應著現代健康衛生觀念，同時體育紀念日的設立

²⁰ 林孜君，〈誰的運動？析論日治時期臺灣的運動雜誌〉，頁 57-62

²¹ John Kelly, *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 (New York: Macmillan Inc, 1987), p. 173。
轉引自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46。

²² 文部省的行政職權，相當於臺灣概念中的教育部。

也象徵著臺灣的體育發展已經與日本內地密切結合。²³

《臺日畫報》中也有對於運動會的報導。以 1932 年 11 月刊中的〈攝影新聞〉為例【圖 16】，標題「小公學生運動會」所搭配的兩幅攝影分別是用全力奔跑中的田徑選手之姿，以及日本國旗與寫著「皇太子殿下行啟記念聯合運動會」字樣的招牌，藉由帝國精神象徵為名舉辦的紀念活動，無形之中將人民的身體轉變為國家所有。同期刊物在〈透過攝影機〉的專題【圖 17】中，將全島賽馬大會以及全臺灣女子田徑大會的報導，與滿州國慰問團出行、軍官將領的聚會、發放暴雨賑災金的儀式一同並置；兩項運動賽事的照片都強調著國旗於活動中的重要性，左下角的攝影圖像中我們能看見人潮仰望右上方的旗桿，原有國旗的位置為競馬比賽中由於位在前景而更為明顯的日本國旗所取代。畫報編輯雜揉各式的政策報導與休閒競賽報導於同一個頁面之中，並且不漏失任何彰顯帝國存在的符號，以此加深日本殖民帝國所力圖塑造的共同體想像。

或者在 1932 年 5 月的〈島內新聞〉專題【圖 18】，報導了當時中學棒球界的大型綜合比賽「建功神社奉納中等野球大會」，以及強調臺灣軍參與的「勅諭下賜五十年紀念祝賀式」²⁴ 的新聞，和臺灣「優良兒審查會」的舉辦。1930 年臺灣參與朝日新聞社在文部省的支持下，主辦以小學五年級生為中心的「全國健康優良兒審查選拔」，活動中獲選的兒童除了接受表揚，更將拜謁皇族和接受海軍元老的訓示。臺灣也於同年也自行舉辦乳幼兒的選拔，當時報刊經常刊登相關的社會事業所提倡的健康資訊，社會開始流行追求健康兒童的風氣。²⁵

除了藉由「新聞報導」為題進行上述的操作，在《臺日畫報》中也有較為詩意的手法。例如 1933 年 12 月的專題〈腳下的路〉【圖 19】，由將前往成年禮的母子、台南所舉辦的男子二百公尺田徑賽事，以及台南與高雄陸軍的聯合演習三張照片組成；隱約將國家人民的成長、健壯的身體和軍國主義三者連結。

結語

藉由上述的梳理，我們能發現《臺日畫報》藉由圖像與文字組合出細膩的層次編排，賦予「運動」諸多的意涵。文字報導除了記錄運動賽事的結果，也強調運動所體現的文明開化、以及排解煩悶生活的娛樂性；攝影則拍攝了競技選手個人靜止的肖像，也近距離地捕捉競賽中動態的專業身影，相較之下，休閒娛樂的形象大多用群眾表示，也反映運動具備的社群動員成果。編輯部再進一步將不同

²³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頁 79。

²⁴ 此處「勅諭」，是指 1882 年明治天皇頒布的《陸海軍軍人に賜はりたる勅諭》的詔書，內容要求軍隊必須誓死效忠天皇，而非地方將軍。

²⁵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新北市：衛城出版，2015），頁 261。

事件並置，從而使參與群眾轉變為民眾，同時也跨越年齡與性別地將身體從個人轉變為國家所有，藉由運動營造出國家的認同。而這樣的結果，應該與《臺日畫報》的出版背景有關。

根據李承機的研究，《臺灣日日新報》於日治期間長期居於報刊發行之首的原因，是 1898 年時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新平介入報業市場，以及 1900 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新聞紙條例〉以避免過度競爭之名而樹立該報「御用新聞」的地位，並且以此對各式媒體業進行掌控而導致。²⁶ 雖亦有學者指出《臺灣日日新報》編輯部仍有部分的自主性，²⁷ 但整體而言，由出版背景看來《臺日畫報》的觀點與官方立意是難以分割的。

歷史學領域已有許多研究藉由政策演變指出，1930 年代前半的社會教化運動，其實已經開始醞釀後續戰爭時期日本殖民政府所頒布的皇民化措施。許多由媒體與學校推動的健康宣導活動（例如收音機體操），在提供民眾健全娛樂之餘，背後都有著國家力量的支持。²⁸ 本文試圖從視覺媒體對於圖像與文字的編排切入，為這樣的觀點提供不同的探索角度，同時彰顯媒體是如何塑造特定風潮與意象。

²⁶ 李承機，〈日治時期的報業發展〉，《台灣學通訊》85 期（2015），頁 4-5。

²⁷ 宋健行紀錄，〈《臺灣日日新報》110 週年紀念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64 期（2008），頁 23-24。轉引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1 冊》，頁 XII。

²⁸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頁 262。

參考資料

原始文獻

裏川大蕪，〈臺灣雜誌興亡史〉，《臺灣雜誌興亡史》第4期（1935，4），頁119。

中文書籍

1.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
2.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新北市：衛城出版，2015。
3. 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一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4. 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二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5. 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三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6. 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四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7. 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五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8. 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六冊》，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9. 陳柔縉，《廣告表示：____。老牌子·時髦貨·推銷術，從日本時代廣告看見台灣的摩登生活》，台北：麥田，2015。
10. 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2。

西文書籍

1. Kelly, John, *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 New York: Macmillan Inc, 1987.
2. O'Mahony, Mike, *Photography and Sport*,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8.

中文期刊

1. 李承機，〈日治時期的報業發展〉，《台灣學通訊》85期（2015），頁4-5。
2. 林玫君，〈誰的運動？析論日治時期臺灣的運動雜誌〉，《臺灣學研究》19期（2016，1），頁35-98。

中文論文

1.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

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9。

2. 黃裕元，〈日治時期台灣唱片之流行歌研究兼論 1930 年的流行文化與社會〉，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11。

圖版目錄

- 【圖 1】《臺日畫報》通號第 5 號廣告，1931 年 3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1 冊》，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39。
- 【圖 2】《臺日畫報》通號第 2 號文字專欄，1930 年 11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2 冊》，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62。
- 【圖 3】《臺日畫報》通號第 11 號文字專欄，1931 年 8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2 冊》，頁 183。
- 【圖 4】《臺日畫報》通號第 33 號〈女人藝術〉專欄，1933 年 6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6 冊》，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16、17。
- 【圖 5】《臺日畫報》通號第 21 號文字專欄，1932 年 6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4 冊》，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112。
- 【圖 6】《臺日畫報》通號第 9 號〈海外新聞〉專欄，1931 年 6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2 冊》，頁 130。
- 【圖 7】《臺日畫報》通號第 14 號〈海外新聞〉專欄，1931 年 11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3 冊》，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56。
- 【圖 8】《臺日畫報》通號第 29 號〈海外新聞〉專欄，1933 年 2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5 冊》，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頁 56。
- 【圖 9】《臺日畫報》通號第 1 號〈女子運動〉專欄，1930 年 10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1 冊》，頁 11。
- 【圖 10】《臺日畫報》通號第 22 號〈海的邀請〉專欄，1932 年 7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4 冊》，頁 135。
- 【圖 11】《臺日畫報》通號第 33 號封面，1933 年 6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6 冊》，頁 1。
- 【圖 12】《臺日畫報》通號第 38 號，1933 年 11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6 冊》，頁 130。
- 【圖 13】《臺日畫報》通號第 9 號封面裡頁，1931 年 6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2 冊》，頁 122。
- 【圖 14】《臺日畫報》通號第 2 號文字專欄，1930 年 11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1 冊》，頁 63。
- 【圖 15】《臺日畫報》通號第 22 號〈由西向東〉專欄，1932 年 7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4 冊》，頁 138。
- 【圖 16】《臺日畫報》通號第 26 號〈攝影新聞〉專欄，1932 年 11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5 冊》，頁 42。
- 【圖 17】《臺日畫報》通號第 26 號〈透過攝影機〉專欄，1932 年 11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5 冊》，頁 58。

【圖 18】《臺日畫報》通號第 20 號〈島內新聞〉專欄，1932 年 5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4 冊》，頁 58。

【圖 19】《臺日畫報》通號第 39 號〈腳下的道路〉專欄，1933 年 12 月。取自陳怡宏，《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 6 冊》，頁 161。

圖版



【圖 1】〈朝日堂棒球牛奶糖廣告〉，《臺日畫報》，1931 年 3 月。



【圖 2】〈新時代的咖啡館〉，《臺日畫報》，1930 年 11 月。



【圖 3】〈咖啡館服務生與藝者的不同〉，《臺日畫報》，1931 年 8 月。



【圖 4】〈女人群相〉，《臺日畫報》，1933 年 6 月。



【圖5】文字頁報導提到「肉彈三勇士」與「體育競技」作為浴衣紋樣，《臺日畫報》，1932年6月。



【圖6】〈海外新聞〉，《臺日畫報》，1931年6月。



【圖 7】〈海外新聞〉，《臺日畫報》，1931 年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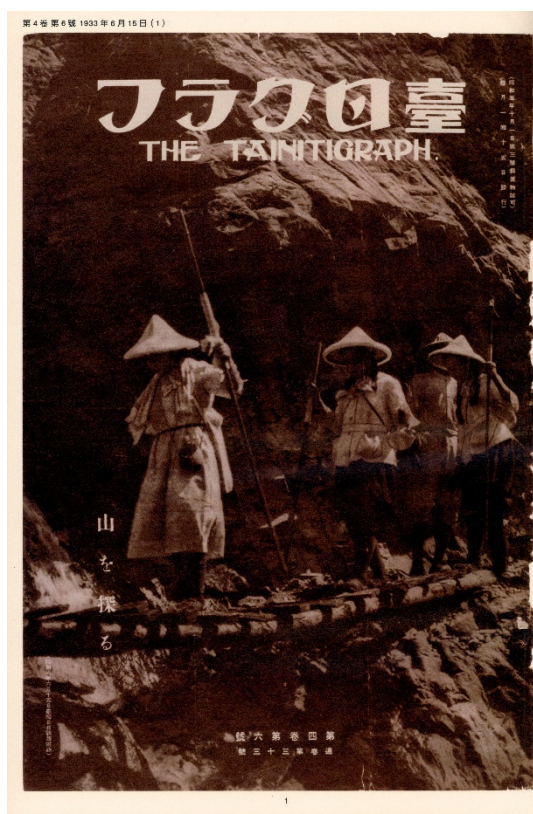
【圖 8】〈海外新聞〉，《臺日畫報》，1933 年 2 月。



【圖 9】〈女子運動〉，《臺日畫報》，1930 年 10 月。



【圖 10】〈海的邀請〉，《臺日畫報》，1932 年 7 月。



【圖 11】〈封面〉，《臺日畫報》，1933 年 6 月。



【圖 12】〈兒童畫報〉，《臺日畫報》，1933 年 11 月。



【圖 13】〈朝日堂棒球牛奶糖廣告〉，《臺日畫報》，1931 年 6 月。



【圖 14】〈棒球熱時代〉，《臺日畫報》，1930 年 11 月。



【圖 15】〈由西向東〉，《臺日畫報》，1932 年 7 月。



【圖 16】〈照片新聞〉，《臺日畫報》，1932 年 11 月。



【圖 17】〈透過攝影機〉，《臺日畫報》，1932 年 11 月。



【圖 18】〈島內新聞〉，《臺日畫報》，1932 年 5 月。



【圖 19】〈腳下的道路〉，《臺日畫報》，1933 年 12 月。